

◆宝庆人物

蒋建新院士与我的情谊(下)

范 诚

入学时,我18岁,从没有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斯乔兄曾有过过去新疆的经历,他带着我一人挑一口箱子、一捆铺盖,挤汽车、爬火车,像逃荒一样,一路颠簸到了长沙。因为提前到达,学校还没来人接站,我们是挤公共汽车到了岳麓山的溁湾镇。厉害的女售票员丝毫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待,每人6分钱车费,定要收我们1角5分,说是我们的行李占了地方。是斯乔兄同她讨价还价,每人收了1角钱作罢。别小看那几分钱,当时可是一个鸡蛋的价格。

有一年暑假返家时,为了节省车费,他爸为我们联系了一辆装煤去邵阳的货车。我们去时,驾驶室坐满人了,我们就爬到货车车厢里蹲着。一路风尘,到达邵阳时,我们俩头嘴乌黑,简直变成了黑人……

第二年暑假,我第一次见到了建新兄。一米八的高个,穿一身军装,显得英气勃勃,神采飞扬。只是太瘦,一副文弱书生模样。虽然只比我大几个月,然而显得很成熟。暑假里,我们忙完了“双抢”,就一块游山玩水。爬金紫岭,游崑山,钻飞濂洞,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乡间飞驰。到底是学医的,我们有什么伤痛,建新兄负责为我们包扎。有一个同学眼里吹进了灰尘,红肿得厉害,是他轻轻地将同学眼皮翻起,把灰尘吹了出来。

他家住在夫夷江边上,他父亲闲暇时最爱到河里网鱼。每网到小鱼,必叫我们去吃鱼“打牙祭”。那是野生的鱼,味道格外鲜美。我们在他家的竹篱茅舍前喝酒、聊天,抒发少年的

情怀,至今记忆深刻。他们也到我家来玩,帮我家干农活。我父母将家中保存最好的腊肉都煮了,并炒了血浆鸭倾情招待。父亲还搬出了陈年的米酒。得知斯乔的情况,母亲在为我做布鞋时,还专门为斯乔做了一双。

在大学,虽说那时不花什么钱,然而生活费不多。特别是斯乔兄,爱交朋友,总是捉襟见肘。每到这时,弟弟便将节余的钱寄来了,并寄来了军装。我那时特爱穿军装,建新兄寄来的这套军装便经常套在我身上。他知道后,还特意给我寄了一套。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建新兄读的是军医院校,学制五年,因而和我们一同毕业。我那时只想就业,而他们兄弟却想读研。结果哥哥考取了郑州大学的研究生,弟弟考上本校研究生。一门同出两个研究生,在当地引起轰动。

斯乔兄研究生毕业时,社会上正流行大学生进企业工作,他便选择了长沙卷烟厂,成了该大型国企第一个研究生。两年后觉得学非所用,便进入中央某报驻长沙记者站。海南建省后又南下海南,炒过期货等等。后安心做新闻,写出很多有影响的报道,成了名记者,直到后来当了高级记者、报社领导,直至前几年退休。

建新兄研究生毕业后继续读博,后留学奥地利,攻博士后。毕业后回校,三十几岁便成了全军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战伤前沿技术研究室主任,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军

战创伤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军交通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等。

他长期致力于爆炸冲击伤与感染并发症研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39篇,其中在CNS子刊等发表SCI论文13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15项,编写《创伤感染学》等6部专著,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曾被评为总后“科技银星”“科技新星”,曾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王正国创伤医学基金终身成就奖、中华医学会创伤医学突出贡献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此次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正是他多年来科研实力和成果的集中体现。

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时常有书信往来,彼此问候。上世纪90年代,建新兄一家子来到湘西,我陪他们游凤凰古城,走凤凰苗乡,并拍下许多照片。我后来去重庆时,他一家子专门请我到长江的游轮上吃饭、观光,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虽然我们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但都保持着一颗朴素的心,一份永恒的情。

前些年,两兄弟在老家拆除了旧屋,为父母修建了小洋房,让父母在新房子里安度着晚年。前几年,他们的老父亲去世了。每年的清明节,他们就是再忙,都要回故乡为父母扫墓。

光阴荏苒,不觉之间,我们已经交往40年。昔日的翩翩少年郎,如今已是双鬓染霜。

(范诚,新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三角梅

杨运焰 摄

其他地方的人对茶的态度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早就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这里的人从来不喝白开水,只喝茶水。

我们这里先前制作茶叶的方法比较大气,甚至可以说有点粗糙:每到春末夏初的时候,人们就把茶树(我们称之为“圆茶树”,因其果为圆形,故名)的嫩枝条剪下来,剁碎,晒干。然后用个篾篮子装好,放到柴灶口的上空用绳子吊着,让它经常受到柴烟的熏陶和火尾的烤炙,以免回潮和生虫。

每天早晨,人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往茶锅里放水,再伸手从灶口上空的篾子里抓一把茶叶撒在水面上,然后生火烧茶——光把水烧开还不行,还要“熬”一阵子。这样,一锅黄澄澄、香喷喷的茶才算制成。茶烧好后,用篾织的“漏斗”过滤到一个大茶壶里。早餐前,每人喝一杯,可以神清气爽,增加饭量;茶叶渣也不丢弃,晒干后可做沐浴材料。

“茶能通神。”每逢农

◆六岭杂谈

说

茶

易祥茸

历初一、十五,家家户户都要在神龛上“奉香供茶”,以表示对祖宗的敬仰,这样的茶当然要熬得特别尽心、特别诚心。

有谁家的女人要生产了,第一件事就是烧一锅好茶。待接生婆来了,助产生下婴儿后,接生婆要用上等新茶给他(她)抹拭身子、剪了脐带包扎好后,才放到母亲身旁去。

人生姻缘和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那个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男方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女方家里。女方立即有一位家长,或者干脆就是女方的父亲和男方“寒暄闲聊”,旁敲侧击打探其家里的情形等等。这边在“查户口”,另一边,在门帘后的女方已在全方位“审视”了。如果觉得男方不如己意,则不会露面,叫旁边

的家人去搪塞推辞;如果中意,则掀开门帘,手端茶盘,茶盘中放一杯茶,袅袅娜娜来到男的面前,先把茶盘放到桌子上,再亲手捧茶递给男子。在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女子能够把茶递到你手上,说明她对你的审查已经过关。如果你同意了,把手中的茶品上三口,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放到茶盘里,谓之“交茶钱”。这样,如果不出意外,一桩婚事即大功告成。

在这场事关人生终身大事的考察中,茶在中间是扮演了月老的角色。

有人说,人与这个世界,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就在这“必然”的过程中,茶,贯穿始终。按我们那一带先前的风俗,人去世了,要马上将尸体抬到一个平台上,脱掉旧衣,让后人——一般是子女,用新鲜

茶水擦拭全身,再穿上“寿衣”。最后,在逝者口中放进三片茶叶、三粒大米,当然也有口里塞进银元或铜钱的,以保证逝者“西出阳关”后,有饭吃、有茶喝、有钱用。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说,要解渴就要喝汤水;要排忧解难,就喝酒;要清醒头脑,就喝茶。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喝水”“饮酒”“品茶”。“喝”,是为了解渴;“饮”,是为了解除郁结;“品”,才是一种文雅,一种文化。

人生岂能无烦恼?一碰上不顺心的事情,不是理智地去思考,去想办法,而是去饮酒,去麻醉自己,所谓“一醉解千愁,烦恼抛脑后”。这是一种躲避现实的举动,人是糊涂了,暂时解脱了,但醒来后,“千愁”像一团乱麻照样盘缠在脑子里。而“品茶”就不同了,它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半盏淳茶方寸润,修德养性净心灵。”难怪古人说:“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青山碧水新湖南

柚

溪

行

易江波

离开柚溪很多年了,可她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长长的溪流从深远的山间流淌出来,浑黄的溪流流经田野,绕过村庄,一路叹息缓缓走向远方。柚溪村位于湘西南山区,因柚子树颇多和柚仙山的溪水流过村庄而得名。

那年,我来到柚溪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住在柚溪边的吊脚楼上,白天对着溪里无尽头的砂石堆劳作,晚上伴着如泣如诉的水声入眠。我时常想:柚溪为何如此淤塞?如此浑浊?

一日,我和长我几岁的房东姜亚军聊到我的想法,他说带我去柚溪的源头看看。过几日,我们来到溪水的源头,只见沿途的山山岭岭尽是“和尚头”。亚军告诉我,这全是滥砍滥造的孽。山上的树全砍光了,草皮也刨来积肥了,村里落得个“一场大雨一场灾,滚滚泥沙满溪流”。

柚溪的乡亲们住的是清一色“鸽子笼”般低矮的旧木屋,但沿溪有几户吊脚楼,村东头有一座香柚桥。一到夏天,烧柴火做炊,烟熏火燎,热得像蒸笼。加之村落中杂草、污水沟较多,农家邋杂东西也不少,又有溪水相伴,晚上蚊子多如牛毛。这时,村上的男男女女最好的去处便是村东头的香柚桥。这是一座木板桥,不高,约二十几米长,四五米宽。桥上有亭,亭两边没设栏杆,但置有长条板凳供人歇脚憩息。因此,每到夏夜,村里的人都喜欢来这桥上乘凉。尤其是小孩,太阳还老高就顶了破凉席上桥抢位置。到了晚上,桥上热闹非凡,男人们抽烟摆龙门阵,女人们扯衣摆扇风。男孩子们躺在桥板上,你挤我我挤你,挤来挤去,有的被挤下水里,于是哭叫声、吵闹声、打骂声混成一片,乱得不可开交。但在我们知青眼里却是生活的奏鸣曲。老实的女孩子们挤在桥头窃笑着看热闹。一直到月亮偏西,大家才踢踢踏踏拖着鞋子回家。可家里那个热劲,顽皮的孩子睡下又爬起,偷偷地睡上桥,直到父母第二次寻了来,被连拖带拽拉回去,才气鼓鼓地躺下。

离开柚溪村这么久了,我时常挂念柚溪的现状。今年春天,我专程去

了一趟柚溪。下了车,我就傻眼了,只见一条碧绿的溪水展现在眼前,长堤垂柳,逶迤远去;树影婆娑,绿草如茵。香柚桥变成了水泥桥,昔日的“鸽子笼”矮旧木屋不见了,一栋栋两三层白色别墅式“小洋房”错落有致,十分耀眼。路人告诉我,这便是柚溪了,前面就是柚溪村。变了,变了,一切全变了,变得秀美了!

我沿溪而行,穿越柳荫,踏着芳草,去寻觅当年的吊脚楼。可哪里还有吊脚楼的影子?只见一座三层的洁白别墅楼房呈现在面前,房主人姜亚军在惊喜中认出了我,赶紧拉我进屋,呼儿唤女出来拜见。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了。

亚军告诉我,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奔小康,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扶贫工作队的进驻,处处为他们着想,帮他们建桥修水泥路、拉电通自来水,教他们种植水果与蔬菜。村落中没有了杂草、污水沟,显得整齐有序。如今农民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在老朋友家住了下来,听着那鸣琴般的流水声,想柚溪如今何以如此秀美?第二天,我迫不急待要老朋友陪我查看柚溪源头。沿途再也见不到昔日的“和尚头”了,而是青山迭翠,绿树成林。老姜告诉我,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了,早些年村里实行“包垦复、包植树、包成活、包爱护”的“四包责任制”,全面封山育林。乡里还规定,严格依法办事,凡砍伐林木须乡政府批准。如若滥砍,即处重罚。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了万亩荒山万亩林,新造林都已成了材。说到这里,他挠着头皮风趣地说:“绿了荒山白了头,看,我的头发都白了。”

我们沿柚溪一直向源头柚仙山走去,将近山口,一座巍巍大坝挡在面前。我们爬上坝顶,眼前是一座清澈的湖泊,波光潋滟,澄碧幽静。老姜说,这人工湖蓄水五六十万立方米,既拦洪蓄洪,又防旱抗旱,自从有了这座湖,柚溪村年年都是大丰收。

(易江波,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喜看双龙美如画

欧阳征琦

从隆回司门前镇魏源铜像广场向北步行1.5公里,来到茶树坳岭上,可以看到一枚巨大的菱形花岗岩石上,镌刻着龙飞凤舞、金碧辉煌的“双龙”二字,这便是双龙村的起点。旁边一奇石上,撰有“双眸频入千秋画;龙道喜迎四海宾”的对联。虽然只有简短的14个字,却是对双龙山水的高度概括,又是对双龙人热情好客的真实写照。

双龙村四面环山,中间的河流流经两个田墩,从空中俯瞰,犹如两条栩栩如生、蜿蜒盘旋的巨龙,翻腾起舞。“双龙”村名由此而来。

当漫步来到阳家湾,映入眼帘的是高高耸立的虎形山。这只“卧虎”藏于崇山峻岭之中,虎头仰望前方,前脚着地,后腿猛蹬,尾巴高高翘起。河对面一山酷似一头膘肥体壮的猪,一山又宛如一头狂奔的山羊。蹚水来到石龙桥坝下,一面形象逼真的麻石锣鼓,躺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

摄影镜头慢慢移动,来到双龙亭前。亭旁边的古杉巍然耸立,树干上缠绕的红绸在微风中翩翩起舞;枝条向四面伸展,恰似古杉敞开怀抱,迎接四海佳宾。新修建的双龙亭,檐角高翘,供游客休息的石凳摆放整齐有序。亭柱上有邹宗德撰写的对联:

“亭上霞飞看凤翥;溪中水涨待龙回。”凉亭左边,立有从深潭中采集的高3米、宽3.6米、厚1.2米、重约36吨的风景石,石上有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石之前方,大道宽广,车水马龙;千层稻田,夏青秋黄……亭石中间,是全国优秀教师马轶麟撰写的《双龙亭记》,字字珠玑。

顺着龙道步行约200米,只见左边一座宽敞明亮、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教学楼,傲然挺立,教学楼上“双龙学校”四个大字璀璨夺目。教学楼大门上有我市楹联家邹宗德撰写的对联:“绛帐园丁勤掬洵湾碧水浇灌未来花朵;芸窗学子当如亭畔古杉长成祖国栋梁。”村部大门上也有邹宗德的一副对联:“为百姓阜财解愠;看双龙鱼跃鸢飞。”

应接不暇的双龙景点,确如幅幅精美的画、首首优美的诗。

双龙山清水秀,物阜民丰。每天不管是晨曦初露,还是夕阳西下,只见行人川流不息,青年男女谈笑风生,老人怡然自得,小孩嬉戏玩耍。这里土地肥沃,盛产水稻、辣椒、生姜……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他们喂养的生猪,制作的腊肉、猪血丸子、板鸭,均是上等的土特产。

未来的双龙,将会更加美好。(欧阳征琦,隆回人,退休教师)